

南京的梧桐

□ 陈四长

很多人对南京最深刻的印象,不是夫子庙、秦淮河或总统府,而是一路茂密的法国梧桐。

我之前没有去过南京,想象不出南京的梧桐会有怎样的特别,总感觉这样的说法多了煽情的成分。今年夏天同女儿去南方旅游,第一次走进南京这座城市,看见南京梧桐的与众不同,方知自己孤陋寡闻了。

只说树姿,南京梧桐就非常地别致新奇,与众不同。见过许多城市林荫道的梧桐,大都是主干“一枝独秀”,四五米高处围立四五枝干,冠幅不大。南京则不同,南京林荫道的梧桐像统一规划过的,基础主干一律低矮。之上分权,或三大主干三足鼎立,或对称分叉为Y字形两大主干。由于树心开放,分权主干强势(伸延高度达四五米),因而于南京街头看到的梧桐树,普遍的树形高大,树冠开阔。乍眼望去,极像基础主干上长出了几棵梧桐树。

南京的梧桐分权,有两权三权,甚至五权,但我感兴趣的还是这种双主干Y字形树形。它不是聚拢着直立向上,而是两大主干对称分权,一左一右,斜立着向外向上延伸,树荫常能覆盖左右两个路面。南京朋友说,这种对称分权,一是枝干舒展,树形美观;二是Y形支撑,抗风能力强;三是双主干双树冠,遮荫面积大。去健康路、中山北路、颐和路、灵谷寺路走走,满目的梧桐,都是这种双主干分权的形态。一眼望去,若万千舞者高举双臂,撑开绿色大伞在蓝天下舞蹈。

在南京观梧桐,除了欣赏它的姿态优美,也会感受到它的大气恢宏。南京有名的梧桐大道有陵园路、灵谷寺路、中山东路、长江路等多处,其中以中山路到陵园路的梧桐大道最为著名。1928年,为迎接孙中山先生灵柩奉安大典,相关人员从下关码头到中山陵,沿途种植了2万余棵梧桐树,形成六排并进、绵延12公里的“绿色长廊”,其宏大之气势令人叹为观止。去中山陵游览那日,我曾乘车经过陵园路梧桐大道,从

车窗向前看去,两旁高大挺拔的梧桐树一望无边。树形除双主干Y字形,且多了三主干鼎立形。较之城中心的行道树,这里的梧桐树股权分枝点高,主干聚拢、直立,直指天空,因而更显高大。

出租车司机是一个城市的活字典。南京出租车司机同北京出租车司机一样能侃,他们告诉了我许多有关梧桐树的故事。南京以“梧桐语”命名打造的小型城市客厅已覆盖“一江两岸”,集便民服务与文化展示于一体,续写出南京梧桐故事的又一段佳话。

在南京几日,一个特别的感觉,梧桐之于南京,不只是一种行道树的存在,而是已成为这座城市的一个文化符号,成为南京市民生活的一部分。梧桐陪伴着南京人的四季,春日送上一城新绿,夏日洒下一地阴凉,秋日飘落满街黄叶,冬日点画雨雪美景。它是这座城市天然的大氧吧、调温器、活名片。南京人对梧桐有着特别的感情,在他们眼里,“没有梧桐,不成南京”,南京的梧桐树,就是南京市的市民。

□ 孙卫星

假期里,我重温了电影《芳华》——

战火纷飞中,野战医院护士“何小萍”无畏前行,不顾生死地穿梭于炮火之间,救助着伤员。面对浑身烧伤的小战士,她俯下身子拥抱了他,让他在人生最后时刻感受着最纯真的温情……这一幕催人泪下。

看完电影,我给她发了条微信:“看着《芳华》,又想起你在老山前线的情景,向你敬礼!”她回复“谢谢”二字。她并不是电影中的“何小萍”,但同样曾是军中护士。

我与她素不相识,只是在新春聚会时听过她的评弹。是时,她怀抱琵琶优雅亮相,调弦试音之后,便弹唱一曲《木兰从军》。只见她的手指上下翻飞,于琴弦间刻画出沙场上的金戈铁马,弹唱时演绎着对决时的剑拔弩张……一曲终了,掌声四起。

聚会过后,点开她的微信,看到了她从军时的照片:曾经是一名护士,在老山前线留下了她的青春足迹。交谈时,我说起有位很熟悉的林班长,在战场上踩响了地雷,被炸断了右脚,他依旧匍匐着举枪扫射,拼死守住了阵地,伤残退役后的他又成了社区志愿者。她说,这位一等功臣的林班长与她同年入伍,又一同上了前线。她说,在前线,有好多像林班长这样的浴血英雄,她们就以一曲《英雄赞歌》来赞美。

我有些好奇,她不是野战医院的护士吗,怎么又成了文工团员?她娓娓而叙:“我自幼出生在苏州,是听着评弹长大的。参军后当上了护士,我喜欢吹拉弹唱,被大伙儿称作‘战地百灵鸟’。”

当时,战事异常激烈,一到火线便马不停蹄地救护伤员,白大褂上满是血迹与硝烟。在简易帐篷里,她忙着为重伤员们清创止血,又为缠满绷带的战友送水喂饭,还哼唱起水乡小调,渴望能为战友们排遣伤痛。“激战之余,部队首长就安排我们这些能歌善舞的女兵组成文艺小分队,头戴钢盔、肩背手风琴,穿插到猫耳洞前慰问演出,这般情形如同《英雄儿女》中的‘王芳’。”

凯旋时,她特地从阵地上挖回一株老山兰,移栽到军区医院的花坛里。她的宿舍里,又挂上了心爱的琵琶,一口吴依软语的弹词开篇成了军营春晚的保留节目……再后来,她依依不舍地脱下了军装,转业到社区当上了民政干事,便冷落了那把琵琶,总不能背着它去走家串户吧?“民政干事并不好当,碰到最可怜的人往往是重病且无业,遇见最可敬的人通常是有功而重残,理应把他们当作自家兄弟,静下心来倾听他们的心声。”她说得很淡然,淡然得好比一株素雅恬静的老山兰。

如今,老山兰依然芬芳,她退休后重新背起心爱的琵琶,把敬老院里的孤寡老人当作了亲爹亲妈……

忆当年

老山兰

好家风

□ 周松贤

新疆归来,手机里存了数百张照片。

翻看时,有一张照片总让我凝视良久——那不是风光大片,只是一个普通女清洁工蹲在烈日下停车场劳作的瞬间。

那拉提草原,传说中牧羊人追寻养蜂女的地方。正午时分,气温逼近40摄氏度,停车场的地砖被晒得滚烫。一个近五十岁的女清洁工,正蹲在地上,专注地用手和小棍子,一点一点地从地砖缝里捡拾烟蒂和瓜子壳。

那些细小的瓜子壳,像顽皮的孩子,躲在格子里不肯出来。扫帚无能为力,她只能蹲下身子,耐心地“请”出每一个。烈日当空,汗水在她背上绘出深浅不一的盐渍地图。为防烫脚,她穿着厚重的皮鞋;为挡紫外线,她用面巾遮住了脸。我甚至没能看清她的容貌,只看见她时不时直起腰,用拳头捶捶后背,跺跺发麻的双脚,然后又蹲下去继续工作。

看着她一丝不苟的样子,我想起了多年前在天安门广场见到的一幕:一个游客吃完蛋糕后,发现地上有碎屑,便用手一点点地捡拾干净。这个画面,温暖了我几十年。而今,在这片美丽的草原上,这个不知名的清洁工,用最朴素的姿态,守护着这片土地的洁净。她打扫过的地方,真可谓一尘不染。

我悄悄举起手机,记录下这平凡而动人的一刻。透过镜头,我看到的不仅是一个敬业的劳动者,更是一个在用行动书写爱岗敬业的灵魂。

离开时,我向她投去深深的目光——那里面,有感动,更有深深的敬意。



老街驻影
(油画棒) 张曼倩作

闲时光

寸石生情

□ 周球锡

客居井冈山新城区,常在中心公园徜徉,一道不起眼的风景线日渐侵入我的视野,那就是散置于林间草地、曲径湖边的“景观石”。它们或兀自独立,或三五成群,或两两相对,随处可见。它们太寻常了,以至于众多市民和游客熟视无睹。

其实,这些石头是翻越群山远渡重水而来的,每一块石头,都藏着园林设计者的不朽匠心。这叫“园林置石”,是中国传统园林运用石材造景的一种艺术手法,追求“片山有致,寸石生情”的艺术神韵。

徜徉园内,草坪上,树林间,小桥旁,湖水边,不经意间总会遇见情态万方的磐石。它颜值低,长着一副灰头土脸,呆头呆脑,四季如常,不会刷存在感。倘若你用心品味,其实也不难从中咂摸出某种野趣,甚或观照到某个自我。

当你漫步在大草坪,一方巨石矗立其中,你定会眼前一亮。这“曲有误,周郎顾”的视觉效果,不由人不联想到满纸丹青下的一块留白,一方朱印,映照出的,是在整齐律中寻求突破的点睛之笔。偶尔路过流水小桥,桥头两侧二三

方黄石或卵石,或如老者聆泉,童子横笛,或如情侣私语,母子相偎,比起殿宇陵寝千篇一律的雌雄双狮来,其情态,也会勾起你无尽的遐想。

是的,石头没嘴,不能发声,但谁未曾跟它无语相守过?春暖花开,漫步公园,当你感到体力不支时,你会正中下怀地投入它温暖的怀抱。人工湖边,你想找一个幽静的去处沐风赏月,岸边磐石错落,稳固光洁,可坐,可靠,能躺,能卧,任你挑选。倘若身轻体健,想去一览假山和瀑布的风采,尽可放心把脚交给汀步石和踏踏石,它们会主动把肩膀递过来,抬着你平安越过湖面,从容攀上峭壁。

跟掇山蒔花和理水搭榫一样,置石是我国重要的造园元素,景观石被誉为“立体的画,无声的诗”,自古以来就深受文人雅士的钟爱。唐代宰相牛僧孺嗜石到了“游息之时,与石为伍”;以“取得两片石”卸任三年杭州刺史白居易,念念不忘的是天竺山的奇石;书法大家米芾,每见奇石便纳头礼拜……“虽由人作,宛自天开”,置石以园林为载体,把中国千年文化的神韵跟取材造景的艺术圆融在一体,通过删繁就简的精心锤炼,移天缩地,达到了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。